

門頭溝文史

第八輯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7年1月

门头沟文史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一月

政协门头沟区第五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张宇玉

副主任：唐树青 赵永高

顾问：李国平 赵鹭飞

委员：潘惠楼 瞿秉旭 傅永健 刘义全

门头沟区政协文史办公室

主任：唐树青

副主任：傅永健

工作人员：杨玉英

门 头 沟 文 史
第 八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36 号)

*

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306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工本费：8.00 元

目 录

- 京西的第一位全国劳动模范李书和 袁树森(1)
老革命书法家杜宏本 郝为民(6)
《北京矿工报》的诞生 赵建慧(9)
工资米 赵建慧(13)
斋堂煤炭开发史略 潘惠楼(15)
京煤门头沟公司的变迁 师广琴(27)
名医来我区义诊 杨殿凯(31)
建国后门头沟区档案事业 赵正有(38)
门头沟新华书店 40 年 陈雷 贾文雨(47)
他爱山区 他爱林果 杨殿凯(51)
在“刨食”中发家 王宗常(55)
三上山四照顾 李子和(57)
猪只公有私养 李子和(59)
宽顺班 马思聪(61)
东山村的嘣嘣戏 陈雷(63)
斋堂川一首民谣的来历 吕仁(67)
妙峰山风景区 卓成栋(72)
坡头村康熙敕建贝子碑 徐贺成(76)
潭柘寺的“全代诗碣” 袁树森(82)

ZC4711

- 下清水村二月二开龙门 马思聪(84)
门头沟的丧俗 李元强 袁树森 鲁香林(86)
回忆我区三年“大跃进” 赵莺飞(106)
燕家台社治山治水及诗画满墙 赵永高(130)
“大跃进”运动和贯彻落实“八字”方针 高振山(137)
“卫星”就这样放出了
..... 张甫元口述 宋雅琴整理(141)
一九五八年二三事 张广仁(143)
背铁矿石 吕 仁(145)
为钢而战 李甫宝(146)
回忆修建斋堂公路 李甫宝(149)
开山女工 李甫宝(160)
红专业余学校 李甫宝(163)
不用扬鞭自奋蹄 杨殿凯(165)
田俊才二三事 王宗常(169)
街道干部蔡素玲 王秋香(171)
野生代食品可引起中毒 李干和(175)
灵山农林牧场的始末 李子和(178)
我区五十年代向甘肃移民 赵永高 孙万雨(181)
公安员索广宽在敌占区的斗争 李文炜(183)
万佛堂村妇女抗战时期生活片断 董学勤(200)
王瑞亭巧买办公用品 安魁香(204)
永定河山峡水电站 潘惠楼(207)

东山村的京白梨	宋雅琴(212)
门头沟养蜂史话	李子和(219)
六十年代的养猪八字经验	吕仁(222)
煤窑洞采煤简介	赵正有 李明元(224)
门头沟煤栈业点滴见闻	王绍才(229)
关于“矿权”、“山主”和其它	陈雷(236)
下清水村农民识字班	马思聪(237)
怀念李欣华	史俊清(240)
烛光	杨殿凯(244)
京西摩崖石刻	刘义全(247)
解放后戒台寺的管理与维修	袁树森(258)
解放后潭柘寺的管理与维修	袁树森(262)
回忆肖克将军	
	张俊明口述 赵正有 吕仁整理(267)
张兰珠为救乡亲献身	高淑兰(269)
老妇联主任的回忆	张秀英口述 高淑兰整理(271)
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张秀林	高淑兰(273)
地雷“箱子”的由来	艾永祥口述 高淑兰整理(276)
马栏村抗日斗争片断	吕仁 赵正有(277)
马栏村抗战时期军械文物及遗址	刘义全(283)
解放初期的两件事	赵鳌飞(291)
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李子和(296)
区委书记景振洋搞科学实验	李子和(298)
斋堂公路与李志	颜伯伦(302)

一九五三年参加国庆游行	王绍才	(304)
五八年老党员参观北京	马思聪	(306)
难忘的五九年春节	马思聪	(310)
斋堂大公社的深翻土地	赵正有	(312)
回忆六十年代的门头沟区文化馆	燕龙生	(318)
大台煤矿的“四·九事故”抢险	张启林	(326)
北京红叶鞋厂在门头沟	赵正有 吕仁	(330)
坑田	宋良怀 吕永生 索宝林 李子和	(338)
矿山机械厂是怎样建成的		
	郝朝章口述 赵正有 吕仁整理	(340)
回忆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诞生		
	郝朝章口述 赵正有 吕仁整理	(342)
齐家庄水渠	赵森林	(344)
赵家洼的路和桥	赵森林	(347)
杜家庄饮水渠	赵森林	(352)
燕家台大队柞蚕场和制糖厂	赵森林	(356)
干群同心，兴修东落坡储水池	赵森林	(360)
梁庄龙虎渠	赵森林	(362)
兴修色树坟扬水站	赵森林	(370)
明渠改管道冬夏长流水	赵森林	(374)

京西的第一位全国劳动模范李书和

袁树森

李书和同志是京西煤矿工人的杰出代表，是门头沟的骄傲。在解放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他在城子煤矿艰苦奋斗，努力工作，在生产劳动中取得了成绩，为矿山建设做出了贡献。1950年9月25日，李书和同志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成为京西的第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同时也是北京煤矿工人中的第一位全国劳动模范，是北京市工业系统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的4名成员之一，为京西人民赢得了荣誉。

李书和是河北省饶阳县刘各庄人，1920年4月出生，解放前在门头沟走窑，后在城子煤矿当掘进工。

1948年12月14日，门头沟地区获得了解放，军管会的代表于当日正式接收了城子煤矿，第二天就组织工人着手恢复生产。当时石景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还在顽抗，石景山发电厂已经断电，因而使城子煤矿井下积水无法排出，矿井被淹。12月25日，发电厂开始送电，军代表组织工人首先进行了排水。井下的积水很深，要排水就必须下到水里去安装水泵，接通管道。时值严寒冬季，水凉刺骨，李书和这个在旧社会饱尝了辛酸的煤矿工人，他认识到，是共产党把他这个穷煤黑子从水深火热之中挽救了出来，今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他对工友们说：“过去咱们是给资本家干活儿，得懒就懒。如今矿山是咱们自己的了，给咱自己干活儿，还能怕苦吧？”说完就第一个跳进了齐腰深的水里。在他的带动下，10几名工人也纷纷跳进了水里。天寒水冷，人被冻得上牙打下牙，僵木的双手连工具都握不住，干一会儿就要上去暖暖身子，换另外一批人下去，可李书和却一直在水里坚持着，一直到下班。军代表武万善拍着李书和的肩膀说：“你真是条铁汉子！”李书和说：

“给咱自己干活儿，不卖力气怎么行？”在工人们的努力下，井下的积水仅用了3天就排完了，为恢复生产创造了条件，矿井于12月31日正式出煤。

1949年初，李书和所在的15组接受了修复一斜井的任务。春节快到了，按照煤矿的传统习惯，说是腊月根儿阎王爷收人，容易出事故，所以很少有人下井。一斜井是城子煤矿当时的主要井口，对于城子矿的生产具有至关紧要的作用。李书和当时是15组的班长，为了能早一天修复好一斜井，他带领着本班的工人们每天在斜坡上浇注水泥，下铁道梁，打钢铁混合支柱，冒着刺骨的寒风坚持工作。

大年初一这天，李书和和工友们干了一班儿的活儿，可到了下班的时候，接班的工人却没来。李书和对工友们说：“和出来了这么多洋灰，今天要是不用，明天就铸成一个大坨子了，糟蹋了东西不说，明天的活儿也就没法儿干了。要我说咱们今天就打个连班，把这点儿活儿一口气干完了。”他又说：“如今咱们有饺子吃了，可得想想这饺子是怎么来的，过去你想吃，吃得上吗？一会儿收了工，你们都上我家吃饺子去，咱们好好享享这新社会的福。”听了这话，大伙儿都笑了。就这样，他们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井下他们度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

在城子煤矿，15组是最先使用当时先进的钻孔工具风锤打眼的。当时的风锤不用水，没有架子腿，需用人抱着风锤往岩层里顶，粉尘和噪声很大。虽然设备相当简陋，但确实比原来用笨锤打钎钻孔的速度快多了。工人们用上了先进的工具，都很高兴，在15组的小班之间还展开了劳动竞赛。李书和和班里的工友们每天都不到点就提前下井去做好准备工作，一到点就马上接班干活儿，真是分秒必争。一个班干下来，衣服被汗水浸透了，鼻子让岩粉堵住了，眼睛被汗水和岩粉腌红了，连带的干粮也忘了吃。就这样，他们创造了小班进尺3.2米的当时全局岩石掘进的最高纪录，李书和同志也被评为了1949年的矿级特等劳动模范。

1950年6月，城子矿开始开拓二道巷的南石门，李书和被任命为突击组的组长。那时候组长下井一般是不干活儿的，可李书和却不同，哪里艰苦，哪儿的活儿累，他就在哪里干，当时由于是旱锤打眼，粉尘很大，每一天，李书和都要被岩粉弄成一个“白人”，下班后从鼻孔和耳朵眼儿里往出抠岩粉凝结成的小石头块儿。后来在掘进过程中又遇上了淋头水，从顶板的岩缝里冒出来的水好象瓢泼大雨，可李书和却是经常脱下自己的雨衣，给别的工友披上，自己在水里干活儿，弄得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干的地方。

由于李书和以身作则并且关心同志，所以工友们都很服他，工作中都非常卖力气。在李书和的带领下，全组拧成了一股绳，团结奋战，很快地就完成了任务，并且超额进尺10.5%，节约火药225公斤。为了表彰李书和突击组，矿上特意发给他们9000斤小米作为奖金，以资鼓励。

解放初期，劳动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也还是相当差的，经常发生人身事故。矿工们大多是走小窑出身，对窑神爷十分崇敬，每天下井前都先要向窑神爷祷告，保佑自己这班平安。李书和对这一套却不相信，他认为伤亡事故不是窑神爷所能决定的，要想不出事故，就必须重视安全工作。每天下井李书和都要认真地检查顶板。有一次，李书和发现顶板上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缝，并且开始下沉，他机警地把大家领了出去，脱离开险区。刚过了一会儿，顶板就塌落了下来，半米多厚，两三米长的一块大石头正落在他们刚才工作的地方。由于李书和的警惕性高，使一场重大的人身事故避免了。工友们后怕地说：“今天要不是李书和，我们大家就都没命了。”事实教育了大家，从此以后，15组的工人们再也不求什么窑神爷保佑了。他们提出了“人人注意，大家保安”，“手勤、腿勤、眼勤”的口号，检查安全成了全组工友的义务。此后这个班组创造了连续29个月安全无事故的纪录。1952年7月，京西矿务局将李书和小组安全生产的事迹汇编成册，把他们安全生产的经验向全局进行了推广。

在 1950 年 6 月以前，井下还没有实行三班倒制度，李书和是固定上早班，他每天早上 5 点钟下井，下班洗完澡就到下午 3 点了，然后还要到矿上去汇报当天的工作，有时还要开会，一天在矿上长达十二、三个小时。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抽出时间来找本班工友谈思想，找工程师请教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当时在京西煤矿总工会工作的路地同志想让他谈谈自己的先进事迹，一直到天黑，才好不容易在家里找到了他，可李书和的回答却只有简单的几句话，“这些都是大伙儿干的”，“解放了，煤黑子翻身了，还能不好好干？”

1950 年 9 月 25 日，李书和同志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成为京西的第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并于 1951 年 1 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解放后城子矿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1951 年春，北京市第一次评选劳动模范，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的全市劳动模范评比会上，京西矿务局党委书记冯佩之和京西矿区工会主席陈士林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上介绍了李书和及他所在的 15 组的先进事迹，与会的各行业领导听了都很受感动。参加会议的市总工会领导祖田工同志在评选结果还没公布的时候就让文化宫美工室的同志，在一条 10 米多长的红布上面写上了“煤矿掘进能手李书和”9 个大字。当评选结果公布出来时，李书和以全票当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祖田工同志立刻让人把红布挂到了文化宫的大殿门前。当时的游人很多，影响非常之大。

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北京市劳动模范之后，李书和同志更加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于 1953 年，他又出席了中国煤矿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54 年出席了华北区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李书和同志于 1951 年 12 月被选派到秦皇岛煤矿学校速成中学班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后又于 1954 年 4 月到北京东郊燃料干校学习。结业后，调到京西矿务局安家滩煤矿工作，历任采区区长、

副矿长和矿长。1963年4月，支援三线建设，调到了贵州，历任六枝三处建井四大队代矿长、水城辽煤支铁大队矿长、76工程处火铺生产处长、盘江矿务局火铺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党委副书记、盘江矿务局行政处长等职，1981年因矽肺病加重而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矿务局上岸疗养院治疗，1984年2月20日病逝。

老革命书法家杜宏本

郝为民

杜宏本，本区高铺村人，1924年11月出生。他已是年逾古稀之人。他是一位老革命。

1938年3月，八路军邓华支队在斋堂川安营扎寨，开辟平西根据地。不久，年纪尚幼的杜宏本便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去。由于表现突出，不满15岁的杜宏本于1939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工作。在之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出生入死，东拼西杀，一直战斗在平西大地。

1949年3月，中共察哈尔省抽调第二批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杜宏本积极报名随军到了安徽。在之后的岁月，他一直工作战斗在安徽省。由于他工作出色，1953年9月，不满而立之年的杜宏本便担起了蚌埠市的副市长之职，第三年4月又挑起了蚌埠市市长的重担。1965年后，他担任安徽省商业厅厅长及党组书记之职。尽管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他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坚信自己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诚。1969年，杜宏本调到安徽省省会合肥市工作。在合肥市先后任市革委会常委、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88年，杜宏本又奉命调任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1989年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至1993年离休，杜宏本工作战斗长达55个年头。

他又是一位书法家。

杜老与翰墨结缘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他少年时学书从楷体入手，继而练习行、草，后来又揣摩篆、隶，他师宗柳公权、王羲之、欧阳询，后来又特别推崇于佑任和毛泽东。他师古融今、博采众长、善知变通、强学力行、不株守一家。长期的革命磨练和几十年如一

日的书法实践使他具备了坚实的书内功夫和丰厚的字外素养,形成了他自己豪放劲峭、气势夺人、飘逸潇洒的书法艺术个性。据行家介绍,杜老的篆书运气圆匀,婉畅灵动;隶书厚朴劲秀,雄强多采;草书秀健俊逸,奔放绰约;楷书端颜清整,劲道有力。他又常融四体于一炉,笔圆如篆,体方如隶,气盛如草,严正如楷,融会贯通,行法多方。杜老的行书也很美。无论行楷,抑或行草,莫不翩翩自肆,神情流放;凝重遒健,妍美华滋,颇得李邕神理,雅有北海遗韵。

由于不懈努力,杜老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职期间,由于杜老字写得好,又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不少人纷纷向他求字。1992年前送人作品已逾千件,很多庶民百姓家也收有他的作品。省内举办的书画活动,只要与本职工作不冲突,杜老都参加,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街道、敬老院等处举办笔会,他都能不辞辛劳赶到。1991年盛夏,安徽省遇特大洪灾,安徽省书画团体在露天街头组织书画家赈灾义卖书画作品,杜老不顾酷暑高温,按时赶到现场挥汗泼墨,使在场的书画家和观众深受感动,为抗天歌增加了一段动人旋律。1992年6月,杜老将部分书法作品结集刊印,我国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为之题签《杜宏本书法集》;我国著名书法家溥杰生前见到集子后连声称好,并高兴地将自己的墨宝送给他一份;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古祥也欣然在集子扉页上题写了“墨海书香”四个大字。杜老书法艺术传略入选《国际现代书画篆刻家大辞典》,并荣获铜奖。

离休后,杜老书法活动更趋活跃。用杜老自己的话说,这叫“以书会友,余热发光。”如今,杜老被选为合肥市老年书画联谊会名誉会长、安徽省老年书画联谊会副会长。1994年9月下旬,杜老书展在他长期工作过的蚌埠市首展,当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数以千计的各界观众到场祝贺观赏,场面十分动人。10月下旬,京城又传喜讯,杜老作品人选首届中国市长书法展并获优秀奖。从京城领奖回合肥后,杜老又马不停蹄于11月8日在安徽省博物馆举办了《杜宏本书法展》,共展出各种书体作品118件,小至扇面小品,大到中

堂长卷。安徽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人和部分省级老同志以及书画界人士近千人参加了开幕式。书展办得非常成功，震动很大，10几家报刊进行了报道。杜老将因此益发恪勤朝夕、挥毫不止。杜老说，出集子、办展览，都是抛砖引玉，其目的是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尽一点微薄之力。

杜老因工作繁忙很少回老家，但他对家乡“时常思念”。杜老有多枚书画印章，其中有一枚印文曰：“北京斋堂”，可见他对养育他的家乡斋堂川是铭刻心上的。

《北京矿工报》的诞生

赵建慧

《北京矿工报》源于 30 年代的京西《矿工小报》，至今已有 63 年的历史，在京西的革命和建设中，京西《矿工小报》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 年 5 月下旬，市委派李大钊同志之子李葆华同志（化名张大福）到门头沟矿区接任党支部工作，遂送来了油印机。此后，他与在此的何庆梅、柏玉生等同志，在西辛房西头路南赵家的外院（现西辛房 54 号院内）租了两间小西屋，作为活动站，办起了《矿工小报》。李葆华同志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开始时，给小报起名《窑黑小报》，张贴出去以后，矿工有意见，他们说‘我们这些走窑的，到处让人看不起，连矿工的报纸也叫窑黑，这个报名起的不怎么样。’我们听到工人的反映，及时更改了报名，后来就叫《矿工小报》了。”

《矿工小报》在矿工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党的声音通过报纸的媒介在矿工中迅速地传播着。矿工张忠义就是看到报纸上画着工人推煤车，资本家抽打工人的漫画，联想起自己的许多痛苦遭遇。才下决心找到党，并成为其中一员的。党号召工人进行罢工的消息，都事先在报纸上刊登。当时，矿工洗澡没有热水，而且洗不洗澡也要扣洗澡费。《矿工小报》就尖锐地揭露了统治者敲榨工人血汗的残酷无情，号召大家，为争取洗热水澡而斗争，并制定了斗争纲领。1933 年 2 月 7 日，矿工们与统治者在澡堂子前而进行了而对而的说理斗争，迫使窑方改善了工人的洗澡条件。

在必要的时候，地下党的同志们还刻印些不定期的传单。如 1933 年 3 月，井下 4 号柜发生了死亡 19 人的重大惨案，4 月 2 日，向矿工们特发了《紧要新闻》，明确指出：“反正做工的是九条死路

一条活路，什么是活路呢？就是只有向吸工人血肉的场主、资本家拼命呀！大家看吧，这几天连死带伤的足有二十多人。有病的不给治好了的，瞧病不给工钱，死的不给开大支，就是偷偷的把人埋了算了事，他妈还找她儿呢，可上哪儿找去呀！”号召“穷苦做工的兄弟们呀！咱们应该齐心努力，大家联合起来，一致向场主要求下面5件事：（一）轧死的开大支，要三块；（二）受伤的要如数开支，残废的开大支；（三）借钱柜头不许要利；（四）井上井下全涨工资一角，井上改小班；（五）井下要多支稳柱头，不许强迫工人到险地。”为此，党领导矿工们聚在门前的桥头上，进行了第一次大罢工。在工人的压力下，英国资本家被迫答应为工人增资一角。这场有组织、有计划的罢工斗争，标志着矿工的斗争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统治者，他们对《矿工小报》恨之入骨，责令工人“不许看”！办报地点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预防不测，办报地点迁到了西河滩街（旧址已无存）。在这里，地下党员李庆华主负责其责。他回忆说：“我住在西河滩侯河太的房子里，在我屋里住的有两个大学生，清华去的有点少白头的叫二李，北大去的年岁还小的叫小李，我是有名的大李。在西河滩那屋里只住我们三个人，小报就在那屋子里印。有个小木箱的油印机，一个钢板，一个小滚子，没有纱篦子，就在蜡纸上用小滚子推。印报时挡得严严实实的。我高小文化，有时我也刻板，我刻的少，多是他俩刻的。有一次的内容我还记得：未出言不由人牙根咬，恨骂一声当头子的你丧尽良心，想当年你也是工人出身，到现在你当上头子坑害工人，使工人好亦似牛驴骡马，背筐背的个两背痛，拉斗拉的个两腿发酸。”

地下党员宋兆祥、张连秋、高宽、张忠义等都参加过散发传单的活动。他们在每天上班前的一小时左右，到活动站领取传单，把传单掖在腰里、揣在怀中，或装在裤腿里、袜子里，趁着茫茫夜色，沿着东西辛房、西河滩、龙门、大峪三条路线往外散发。有的贴在墙上、有的撒在工人上班经过的路上，有的带到井下的活地。宋兆祥同志说：“地下党组织在1931年冬天主要搞传单，到了1932年，主